

独秀
Jasun
女作家
文丛

锦上添叶

黄咏梅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独秀
Jasun
女作家
文丛

锦上添花

JIN SHANG TIAN YE

黄咏梅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锦上添花 / 黄咏梅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12

(独秀女作家文丛)

ISBN 978-7-5598-1312-1

I. ①锦… II. ①黄…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40048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衡阳顺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园艺村 9 号 邮政编码: 421008)

开本: 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9.875 字数: 209 千字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拥 抱

3 一次拥抱

8 棒球帽

12 例牌菜

15 收集牙签的人

19 来来往往的广州

24 在七彩的围裙里

28 像麻将一样整齐

32 我的根据地

36 故乡:默认的连接

49 天天向上

市 声

55 Joe 的拉丁舞

57 保安 Mike

60 窗口里的赤膊男

62 对面住个黑社会

65 隔壁住着一个失恋的女孩

67 店长推荐

70 城市庖丁

72 一个好脾气的人

75 低俗小说

78 头等舱

82 剪刀、石头、布

85 没有的故事

87 指甲那么点大的王菲

90 这里有粉丝卖

93 爹是谁呀?

96 “四不像”情绪

99 事业线的位移

有 爱

105 520

107 小玩意

109 QQ 上有月亮

112 天 机

114 往你心里去的路

117 物质生活

120 不 解

123 虚构的“瓦解”

127 爱人膏肓

130 “从良”记

132 隐形伴侣

134 还有一种爱情在来路?

136 关键时刻

139 关上冰箱

141 “嘿,劳驾,你知道天堂吗?”

143 我们一直爱着心里的那个人

145 一种男人没法相信的爱情

148 恒久绵长

150 浪漫不具名

153 爱情主谓宾

156 爱的就是那场白日梦

159 皮肤上的爱情

161 香水远涉

163 愿意同意

165 爱的官能

168 因为所以

如 寄

173 人的谜语

175 生命交给谁?

178 节制的幸福

181 生活如数

184 离线消息

187 刻肤铭心

190 植物大战僵尸

193 有质量的生活总是稍纵即逝

195 像护肤一样护理心灵

198 怀旧精神

201 走 甜

203 “纸老虎”的人生

206 闲出来的愁

209 清明是一个节日

211 寄 存

相 看

- 217 美的城
- 222 多宝路其实离我家很远
- 225 庆元的盛誉
- 229 时间堆积在常山
- 233 索引汪氏家宴
- 239 像探亲戚一样探风景
- 242 写写美好的爱情
- 246 在任佳溪村的看见

领 悟

- 253 冷空气
- 255 “我已经老了”
- 258 感情的零食
- 261 生活的作料

- 264 失语时代
- 266 翻案时代
- 268 患上抑郁症的胃
- 270 “反名牌党”
- 272 请别再叫我“亲爱的”
- 274 疑似抑郁症
- 277 艰难的一厘米
- 280 偷 停
- 283 “But”女士
- 286 让步于时间和空间
- 289 文学的气场
- 292 反响的焦虑
- 298 小说家不是旁观者
- 302 经典能带人穿越
- 305 在日常生活中倾听历史的
回声

拥 抱

时光给予我们，
时光又要掠夺回去，
时光又帮我们重新收集。

一次拥抱

十七岁离开家乡去读大学,就注定成为这个车站的常客。二十多年来,我对家乡的回忆,出现最多的便是这个车站。因为,它是我归来时第一眼看到父母的地方,也是我离开时最后一眼看到父母的地方。也因为,这个车站是家乡唯一通向远方的出发地——这些年,我一直在远方。我习惯了在这个小车站里找父母。父母也习惯了迎接那个一脚踏下车门,拖着旅行箱的女儿。尽管,岁月让这三个人一点点地变老,可是,这些习惯却没有变老,相反,一次比一次让人感到心跳。

父亲曾经跟我说过这个车站,不过,跟我没有关系。那时候,我还不懂得什么是别离,什么是团聚,那时候,“你还必须闻着母亲的一件旧毛衣才肯睡觉”。我父亲这么说着,脸上露出怜爱的笑容,仿佛相比起现在,他跟那个时候的我更近。父亲说就是在这个

车站第一次见到了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

我的爷爷在我父亲还不满一周岁的时候,就跟随乡里人辗转
到泰国扎下了根。他跟当时很多“金山客”一样,在国外打工,然后
寄钱回家,一去几十年,有的甚至到死都没回来过。我很小的时候
就知道,父亲有一个很黄很旧的“三五”牌香烟罐子,里边装着满满的
毛主席像章。香烟是爷爷从泰国寄给奶奶的,烟抽光后奶奶就
用它来装首饰——金耳环、金戒指等贵重的东西,那也是爷爷从泰
国寄回来的。后来,罐子里的东西被人抄走了。“华侨成分”这顶
帽子盖在奶奶家的屋顶,而我的父亲也因为这个从没见过面的父
亲,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地质队,满山遍野跑。奶奶到去世
也没等到爷爷回来。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我爸爸才敢跟爷爷通
信,最终等到了八十岁踏上返乡之路的爷爷。“在车站,我举着一
块写着我父亲名字的牌子,接到了我的父亲。这是我第一次见到
父亲。”尽管那历史性的一刻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父亲依旧心绪
难平。“当他拄着拐杖,朝我举着的牌子走来的时候,我又害怕又
激动。当他站在我面前,跟我相认的时候,我真想一把抱住这个陌
生的老人,这个——我的父亲。”可是,那是20世纪80年代,人们
的嘴巴不会像现在动不动就说“亲爱的”,除了握手之外还不好意
思拥抱。在人来人往的车站里,父亲只是久久、久久地握住爷爷的
手,身体并没有贴上去。

如果说,一个正常人的童年记忆里都必须出现一个父亲,那么
父亲在车站接爷爷的记忆,就算是他的童年记忆吧,那一年,父亲
四十岁。

几十年来,这个车站还是有些变化的,扩充了地盘,加高了楼层,开发了长途路线,候车大厅装了冷气,也增加了各种商铺,人变得越来越多。父母一直在这里履行着迎接和送别的仪式。是的,这是一种不可取代的仪式,即使他们如今已经进入老年,行动已经失去了敏捷和弹性,他们依旧迟缓地在人群中,坚持地完成这仪式,等候或者目送。直到某一天,我忽然想起来,其实我从来没有很好地完成过这些仪式,我从来没有在车站给过他们一个拥抱,就像电影里看到的那些场面一样。

这些年,人们相见或相送逐渐喜欢拥抱。在各种活动、会议的场合,我跟那些人拥抱,刚认识的、久别重逢的,真真假假、半真半假,拥抱跟握手一样来得轻易。可是,我觉得,跟父母拥抱并不容易。我的确想过在告别的时候,跟父母拥抱一下。可是,站在吵闹的人群中,父母总是装作很轻快地嘱咐我这这那那的,尤其是我的母亲,总在细细碎碎地说着那些不知道说了多少遍的话,父亲则在一边微笑着颌首附和。不知道是不是故意,他们不让我插入一句话,我只有点头听命的份。很多次,我在想,我是否可以用一个拥抱打断他们的话?他们是否会被这突如其来的隆重给吓住?要知道,他们都是老派人,一贯内敛。

最近一次回家乡看望父母,因为父亲身体不适,我多待了一段时间。离开的时候,父母不听我劝告,依旧固执地要到车站送我。站在陆续上客的那辆大巴前,父母跟过去不太一样,话少了许多。没有话,我只好一眼一眼地看着他们。他们真的是老了。人也矮小了一些。想到我一次次从这里出发到远方,扔下他们在这里,每

天看着我所在那个城市的天气预报过日子,或者在报纸杂志里寻找我的名字。比起不舍,我的歉疚更多。就在这些复杂的沉默中,我终于伸出手,抱住了我的父亲,然后又抱住了我的母亲。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说什么,如果说了,也只能是个别的单词,因为我已经哽咽得忘记了一切。果然,父亲和母亲被我的拥抱吓了一跳。父亲尽管眼睛红红的,但还是难为情地说了一句:“傻孩子。”母亲则顾不得难为情了,她跟我一样,用手背擦着眼泪。

我在泪眼中,还是看到了那些奇怪地看我们的人。在我们这个小地方,在这个小车站,人们会自然地将眼前这场景归为“戏剧性”,电视上才会出现的,或者,按照自己的常识,他们将这样的举动理解为一个小孩子向父母撒娇。要知道,一个成年女人,众目睽睽下向一对老年人撒娇、拥抱、哭泣,实在有些怪怪的。

我很快转身登上了车,找到靠窗位置坐了下来。再望向窗外的时候,发现只剩下父亲一人了。他不知所措地朝我这边看看,又朝不远处的一根柱子后边看看,犹豫着是要继续站在这里,还是朝柱子那边走去。我猜,我那一贯粗线条的母亲,正躲在那根柱子背后抹眼泪。我哭得更厉害了,将自己的身体慢慢地滑了下去,一直滑到窗子底下,直到父亲看不见我。我边哭边在心里哀求,快开车,快开车。然而,这车久久都没有开动,乘务员几次跑上来清点人数,告诉大家刚才跑下车买饮料的乘客还没回来。我只好一动不动地将身体窝在座位里,再也不敢将脑袋露出窗口。这过程漫长而难过。好不容易等到那个乘客上车了,车门即将关闭的时候,我听到一声熟悉的叫喊,我本能地站了起来,只见我母亲迅速地跨

进了车,她看到我了,她麻利地向我走来,将手上一袋东西塞到我手上:“路上吃,别饿着。”她又麻利地返回到车下。她那矮小的身体表现出了一种奇怪的敏捷,就像一个年轻的女人。

几乎在我母亲跨下车的同时,我就听到了汽车发动的声音。整个车子抖起来了,它跟我的身体一样。那个袋子里装着热乎乎的几只茶叶蛋和熟玉米,是母亲刚才趁等乘客的时候,急急忙忙跑到候车大厅买的。

车子开出了一些距离,我才敢看出窗外。在我模糊的视线里,父母已经小得像两个儿童的影子。

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我在笔下虚构了许多的人物和情节,然而,我知道,有些东西是难以虚构的,它们是真实的存在,或者是真实的情感,它们在预言或者印证着读者的现实,一次又一次。比方说,在车站里我跟父母的那一次拥抱。

棒球帽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喜欢上了一个品牌店,隔三岔五会去光顾,以至于那里的店员都能认出我来了,招呼格外周到,说话格外好听。你知道的,人的虚荣多半是恭维出来的。不过,那次跟舅舅去过之后,我就没再踏进过这家店了。

算起来,我跟舅舅已经快七年没见面了。那天,在火车站出口处,我接到了他。实际上是舅舅先认出了我。他说,他一出检票口,就看到我在柱子那边站着了。“你还是那个样子,没变化。”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舅舅比我印象中矮了太多,这让我感到很奇怪。后来我想,大概是那顶帽子把他压矮了。帽子是那种普通的棒球帽的形状,军绿色,不是那种常见的藏青色或者翠绿色,而是那种切切实实的军队绿色。在帽檐的中间有几个红字,远看以为是个红五星。“电白

建筑”，等我看清楚那几个字的时候，其实已经盯着舅舅的帽子好一会儿了。“这个，阿强仔给我的，不能脱的啦，脱下来会吓着人，阿强仔你还记得吗？”舅舅扯了一下那帽檐，接着说起了他的儿子阿强仔，在广东打工、结婚，准备把儿子带回老家养……我们朝楼下的的士站走去。

“表妹，表妹……”舅舅用方言学着阿强仔小时候喊我的语气，试图让我加入到那个多年没见面的表哥的话题中。

“舅舅，你坐后边吧。”我还没加入那个话题，出租车就停到我们身边了。我坐副驾驶位，舅舅坐在后边，那个话题就算结束了。

大家都有点拘谨。我便向舅舅介绍起车窗外我生活的这个城市来。舅舅变得很安静。后来，我也没话说了。出租车司机从镜子里瞄了好几眼舅舅。“刚进来的时候，我还以为接了位解放军老兵呢。师傅，您不是老兵吧？”说完又在镜子里瞄了舅舅一眼。后边没声。我侧头朝后看了看，发现舅舅在尴尬地笑着。

“不是，他不是解放军。”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司机有点不高兴。

舅舅几乎不会讲普通话。他一直生活在只讲方言的农村，在村小学念到五年级。但他能听，电视连续剧每集都能看懂。在我家那张软皮沙发上，他腰板坐得直直的，认真地看着那部电视剧《十送红军》，聚精会神的样子，比我写作还投入。即使这个样子，他依旧戴着那顶军绿色的棒球帽。我不再要求他脱下来。我妈在电话里说过，外婆去世后，舅舅的头发很快就掉光了，大家以为再长不出头发了，可后来却又长了。“五十刚出头，却长出了一头吓

人的白头发,唉,还不如不长……”我妈问能不能把舅舅带到我们这里的大医院看看。来这里之前,我给舅舅打了个电话,他显得很不好意思:“也不是自己害怕这些白头发,就是,阿强仔要把儿子带回来养,我怕吓着小娃娃……”实际上,我妈说,主要还是因为舅舅怕别人说闲话,想象一下,一个顶着满头白发的老翁在地里劳作,整个家族都会被瞧不起。

我外婆生了五个孩子,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都外嫁出去了,只剩下一个儿子留在家乡,也就是舅舅。我妈最大,嫁得最远。我妈对舅舅的负疚感最重,她认为舅舅为了侍奉父母不能出门发展,死做农活顶多也只能赚口粮。舅舅没过过好生活。我妈呢,退休在家,玩电脑小游戏,在 iPad 上看连续剧,口头禅是那只“连连看”游戏的主页口号——“生活就是玩啊玩。”可又怨得了谁呢,这就是宿命啊——我妈离开农村到城市生活,而我呢,离开我妈的城市到了更大的城市生活,这模式将一代代循环复制,现代人失去故乡,或者说成为无根的人。我妈释放那些不时冒出来的负疚感,除了过年节多寄些钱物回去之外,就是嘱咐我,托关系,带舅舅到著名的大医院找著名主治医生看白头发。我带着舅舅去了。那个权威医生说,不是什么大病,但白头发不可能一下子转黑,得悉心调理,慢慢恢复。舅舅对这个结论似乎还很满意,我猜他此前肯定认为自己得了什么大病。

在最后一次复诊,取好药迈出医院的时候,我们都显得很轻松。我走在舅舅的身后,才发现,他那顶帽子太浅了,只罩住了后边三分之二的头发,遮盖不住的那一撮白头发,显得更为醒目。我

决定带舅舅到那家品牌店，我在那曾试戴过一顶棒球帽，很好看，只是觉得没什么机会戴，所以没买。

我们走进商场，还没走到那家品牌店，舅舅就不想走了，他被那些价格吓得走不动路。一件他有点动心打算买给舅妈的蓝色花衣裳，2380元。他一听之下，失态了——“离谱！太离谱！”好在他用的是方言。接着他一直用庄稼的价值来换算这价格，看起来快要生气了。服务员因为听不懂，没多大反应，我却特别难为情。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顶好看的棒球帽要900多块。我开始后悔把舅舅带到这里来。不过，我们还是去了。一路上，舅舅还在唠叨那些“离谱”的价格，好像谁得罪了他。

走进那家品牌店，熟悉的店员很快认出了我，纷纷围过来招呼：“小姐，今天有空过来看看？正好上新货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觉得很尴尬，扯着舅舅匆匆逃走，头也不回一下，好像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舅舅奇怪地问我：“她们认识你？”我重重地摇了摇头，说：“怎么会认识？……那顶棒球帽卖掉了。”事实上，在迈进店的一刻，我早就看到那顶卡其色的棒球帽高高地挂在墙上。

舅舅还是戴着那顶奇怪的帽子回家了。在火车即将开动的那一刻，他竟然脱下帽子朝窗外的我挥动，他那满头浓密的白发，的确是有些吓人的，可他似乎全然忘记了尴尬。我不由自主地也朝舅舅挥着手，就像老电影里那些送别的镜头一样。